

我站在她面前，她近在咫尺。《初吻》《勇敢的心》《安娜·卡列尼娜》《女特工》……多部优秀影片的大女主苏菲·玛索，面对面成真的那一刻，我想不是在做梦吧？

那日，北京坊的活动，也是苏菲·玛索的新书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活动。一票难求啊！这天一早仍有许多热心读者拥到了前门，和我一起在上锁的店门外等待。北京温差大，我后悔没穿大衣来。为让自己有点仪式感，我特意挑选了深蓝呢西装、蓝灰色呢裙，一条蓝白图案的绸质小方巾围在脖子上。“阿姨你好优雅”，站在我前面的两个女孩突然回头对我发来赞誉。不敢当，我都八十一了。真的吗，一点不像！也是，八旬老人了，怎么还追星，自己都暗自发笑。这大概也是

追星 赵 蓓

遗传吧，算算早在九十年前，还是少女的妈妈曾大胆给好莱坞女明星写过信，这段往事后来进入她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我最喜欢的好莱坞明星玛·希拉，得过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还有好几次提名奖。印象特别深的是《红楼春怨》，一部关于英国诗人勃朗宁夫人的传记片，写她的爱情故事，她身患残疾，多年卧床，不能行走，居然获得了爱情，重新站起来！”“我爱写信，有写长信的习惯，对喜欢的人，崇拜的人，有次看了她主演的电影后激动，就写了一封很长的英文信……”希拉回了信，还附上6寸签名照片，我外婆开始不信，妈妈用手指蘸点唾沫洇了笔迹，她

虽不动声色，但还是为小女儿高兴的。剧迷妈妈到晚年依然热衷影视剧，每逢电影频道播放佳片有约，她都会打电话给她的女儿们，提醒收看。

不知几时，“来了！来了！”如一阵旋风般从侧前方飘进一个消瘦的女人身影，她的朴素衣着让我意外，衬衣、长裤，腰间系着宽皮带，卡扣闪亮。她麻利坐下，在留给她的左起第三个位置。一字排来：张莉、翻译、苏菲·玛索、李敬泽、黄荭，由《暗河》译者黄荭主持。她直截了当介绍了本书是继作者2009年第一部文学作品《说谎的女人》之后的第二部作品，13篇短篇小说、7首诗，2024年获得玛格丽特·德·纳瓦尔奖。这是在法国具有很高文学水准的奖项，当出版社将书的电子版寄给她后，她都吃了一惊。这是出自一个电影明星之笔，但完全没有非专业的生涩感。接着她分析了《暗河》是一条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河，作为女性更是如此。尽管作者坚持这是虚构的，但是可以看到苏菲·玛索成长的影子，她的母亲、祖母的影子。接下来主持人开始提问，有的由苏菲·玛索本人回答，有的请嘉宾回答。只见年轻的翻译一直不停小声口译，并为现场听众把法文翻译成中文，金句妙语引来阵阵掌声响起。我认真听着，画笔在纸上游动，前排几个女士挡住视线，我不得不寻找空隙，瞪大眼睛，捕捉被画对象那活泼灵动的坐姿和神采飞扬的表情。

办公室几个同事一起聊天。我们这个办公室氛围很好，有二十多岁的单身年轻人，也有三十多岁的妈妈，也有我这样年近百，已经在畅想退休生活的“阿姨”。据说“三年一个代沟”，那我们彼此之间应该隔着深深的许多道沟壑了。然而并不。年轻人会听我们那个年代的老歌，而我也非常乐于学习他们的有趣的“新词”，品尝他们分享给我的各种口味“古怪”的小零食。

我们会交流一下工作和生活中的烦恼，不惮敞开自己的脆弱与笨拙，也会认真倾听他人，并给出一些思考和建议。年龄和阅历造成了视角的不同，彼此都觉得很有启发。

有一次我说到自己有一种可笑的焦虑：曾被表扬走在路上像一幅画的美感，要求自己始终保持画中人的美感，可以老去，但也要如流行语所说，“优雅地老去”。优雅恰巧也高度符合我理想的职业形象。“优雅”一词，说说容易，真要保持，则要对体态与衣着，关键是气质做好持久的管理。再说气质哪里是管理出来的？是阅读和思考涵养出来的。于是我多年来在容貌焦虑之外，又添加了进步焦虑，要求自己内外兼修，在自己设定的“服美役”的路上踽踽独行，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当然，这种美是我自己定义的优雅之美、书卷气之美，其实未必真美，更不一定符合他人的审美，但我始终放不下这个执念。我对于松弛感如此羡慕，但自己只有永远的紧张感。我还为自己找到了对应的诗人形象，如蜂鸟般终日扑翼、敏感不安的狄金森：以清

教徒式的垂地长裙密密包裹自己的女诗人，内在却紧张不安，情感炽烈，浑身像蜂鸟一样微微颤抖，且有着剃须刀般的锋利和敏锐。

同事们听了我的可笑的焦虑后，并没有嘲笑我，却给了我角度完全不同的宽慰和建议。

一位年轻的同事说：“其实画有多种风格啊。您所想象的、偏于古典的画风，实际上可以有各种画风，

从画框到旷野

周春梅

比如想象一下动漫风？再说，无论是谁，每个走动的瞬间，定格下来，自然就是一幅画。是您自己把画，准确地说是画和美的类型窄化和固化了。也许您可以尝试与不一样的打扮，甚至不打扮就出门？明天就试一下？也许您会发现，这样也很自在。说不定您还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人特别关注您的衣着，有一次我匆匆忙忙出门，穿了两只不同的鞋，自己如芒在背，结果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另一位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同事说：“出门时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点，有打扮欲，是生命力的体现啊。至少从同事的角度来看，你给我们提供了审美价值。一个衣服很好的同事，加一幅会走动的画，增加了办公室的美感。”

另一位跟我年龄相近的同事说：“你不要有容貌焦虑。我觉得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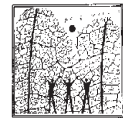
比年轻时美。年轻时你只是清秀，在人群中的辨识度并不高。现在气质很特别，辨识度在增加，不需要刻意保持，你的形象也是我们羡慕的理想形象。”

其实我很了解自己：从认字开始，在几十年的阅读积累中，一直在塑造和强化一个理想的女性教师形象，从外表到性情，再到学养。多年以来，我孜孜以求，希望接近这个完美的理想形象，于是永远在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路上。

我还曾和一位年轻朋友交流，说起自己对文字的迷恋，我着迷于用文字记录生活，超过了生活本身。某种意义上，文字对我是牢笼，是枷锁，是一根又一根的铁栅栏。那位朋友安慰我说，文字是栅栏，也是支撑我的骨骼，我以此站立，甚至是在旷野上奔跑。我深为感动。

也许，我也可以循着这个思路，将对娴雅的画中之人的迷思，转为支撑自己的骨骼：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在每天密集的课程里，有一个可以入画的老师对他（她）进行文学启蒙、审美启蒙，显然是一种幸运而非不幸——很多学生都曾经给予我这样的反馈。这样看来，我对此孜孜以求，有何不可呢？于是，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且并非自己臆想与虚构的价值。曾经压垮自己的“巨石”，变成了可以构筑生命意义的基石。

而我站立的背景，也从平面的一幅画，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广阔无垠的空间。



每个人心里都有看不见的河流

(彩铅素描) 赵 蓓



我始终以为：艺术品即人品，格高则艺远。吴林田是我引为知己的艺术家。数年前，在苏州河边八号桥文化空间里，他与欧洲艺术家的双个展我至今感念于心。他为人真诚磊落，胸襟豁达，谈艺论道纵横古今、融通中西，自带一股当代高士的精神气象。他看似豪爽广交、烟火可亲，实则清心自持、烟酒不沾，把生命中最珍贵的时光与心力，全然交付给艺术与思考。我曾到访他浦东的工作室，那份沉

以心证道

姜 南

潜自守、向内求索的专注与虔诚，令人敬佩。艺术从来不是孤立的审美，而是人与时间的对话、心与时代的呼应、今与古的相续。城市是艺术的现场，日常是精神的载体；艺术唯有扎根时代、回望历史、观照人心，在传统与当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个体与天地之间兼容并蓄，才能真正立得住、走得远、有灵魂。这正是展览“与时叙”所藏的哲思——以艺叙时，以心证道。

棋就是这样，年轻时偏爱实地，慢慢懂得均衡，再到后来学会根据对手调整。每一次天元卫冕，都是一次自我检阅。天元赛创办于1987年，比我出生还早两年。听前辈们说，那时国内比赛很少，棋手一年到头难得有对局的机会。天元赛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让一代代棋手在这里找到信心。四十年不间断，在中国职业棋坛是独一份。

字：托尔斯泰、福楼拜、杜拉斯……与草婴读书会的共读书单竟如此默契，让我们彼此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多年养成的眼力、听力、笔力并存的能力，让我能够在任何场合（哪怕纷乱嘈杂）同时发力，吸收表达两不误。所谓一心二用，但这心一定要出于浓烈的兴趣，出于爱。苏菲·玛索的形象我应该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可今天真人在眼前却感到有点笔不由心。她左顾右盼，长睫毛下闪烁的目光，婆婆迷离，就像那条深不可测的暗河，曲曲折折奔流不息，充满活力。十四岁，少年步入青年的节点，她被选中不由自主地推到闪光灯下。她的同样美貌寒微的母亲没有她幸运，母亲“从未找到平衡之处”，而她“学会了微笑”“必须勇往直前”。天选之人，有了特权，我们的苏菲·玛索却更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读书、写字、写她的故事，女人的故事。“没有什么比写东西被人理解、被人聆听更美妙的……”

当然，她和所有立志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作很难。写作“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对我，写作让我见到了前方的路灯。



2009年，我19岁。当赢下与古力天元赛决赛的最后一子时，那种兴奋至今难忘——当晚一宿没睡。说来也怪，后来拿世界冠军都不曾这样。这是我职业生涯第一个国内头衔冠军，意义太特殊了。

其实赛前我没想太多。2006年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我和古哥下过五番棋，2比3输了。此后在围甲联赛、国内赛事上多次交手，对彼此的棋风都很熟悉。他擅长战斗，我偏爱实地，是两个路数。那次挑战，我只想怎么把棋下到自己擅长的轨道里。最终2比0拿下，终结了他在天元的六连冠。

第二年古哥卷土重来，我们在同里战至决胜局。中午封盘时局面焦灼，我记得自己特别紧张，吃完饭还在反复琢磨。那盘棋的内容早已模糊，但那份紧绷感却记忆犹新。后来我又陆续经历了周贺玺、柯洁、唐韦星等棋手的挑战，八次卫冕中，有被逼入绝境的，也有捡来的胜利。周贺玺首次挑战那年，首盘我本来要输，他官子阶段白亏两目，我最终赢了一目半——这种运气，大

概是同里这座福地在护着我。

同里于我，早已不止是赛场。那些年带着家人一起来，比赛之余在古镇的石板路上走走，在湖边翻翻杂志，心境格外安宁。我还记得在正福草堂下的两届天元决赛、两次中韩天元对抗赛，一盘未失。后来比赛搬到新建的天元文化苑，虽说“魔法”不灵了，但对同里的感情却更深了。当地的棋友待我如家人，每次去都要请我吃小龙虾，椒盐的、冰镇的、清淡的正合我意。

对我而言，天元赛是梦开始的地方。从19岁首夺挑战权，到后来连续八年带回冠军奖杯，同里的湖水、小龙虾、正福草堂的对局室，都刻进了我的围棋记忆里。回头看，天元赛也见证了我棋风的蜕变。刚出道时大家说我“先捞后洗”，风格极端。但随着年岁增长，棋也在慢慢成熟。到了2018年拿天府杯冠军时，我的黑棋已经融入了更多战斗型下法。其实围

棋就是这样，年轻时偏爱实地，慢慢懂得均衡，再到后来学会根据对手调整。每一次天元卫冕，都是一次自我检阅。

天元赛创办于1987年，比我出生还早两年。听前辈们说，那时国内比赛很少，棋手一年到头难得有对局的机会。天元赛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让一代代棋手在这里找到信心。四十年不间断，在中国职业棋坛是独一份。

如今我也从当年那个19岁的挑战者，变成了回忆往事的老人。但天元的故事还在继续——只要棋盘还在，棋手还在，这座古镇就会一直见证新的传奇。如果将来有人超越我的八连冠纪录，那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天元的传承，就是这样一代代接力的故事。我很庆幸，自己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本文作者为第二十三至第三十届天元）

十日谈

我和天元赛40年 责编：华心怡

天元连笑：“不吃小龙虾就能拿冠军。”

评弹是我从小喜爱的艺术。吾生也晚，评弹流派创始人的表演我一个都没有现场听过。今年清明前，张如君先生过世的消息传来，回想起来，张如君先生的艺术水平在我心里的位置是最高的。众所周知，张如君生于评弹世家，其父亲张玉书的书，我没有听过。哥哥张国良的《三国》不输任何一个大家。张如君拜师凌文君，凌先生的艺术我最为崇拜，可惜没有视频传世。张如君跟师学艺，继承《描金凤》《双金锭》两部长篇弹词。

评弹和演戏一样，有戏捧人的，也有人捧戏的，后者就是俗称的“吃力不讨好”。张如君先生继承的《描金凤》，业内叫“五毒书”，其中三教九流帝王将相什么都有，有“十三门半”角色，什么都要学，其说表难度可想而知。这里不得不说，相比之下《珍珠塔》则讨巧许多，靠大段的弹唱“解决问题”。评弹和京剧都有“千斤念白四两唱”的说法，评弹又叫“说书”，就是要靠“说”。在这一点上，张如君先生就是他们这一代人里的佼佼者。

回忆我在本世纪初听书的时候，有老听客感叹，“现在的书还怎么听”，我当时不以为然，听得津津有味。在当年的这些演员里，我听到老听客的评价，“张如君的书还能听”。我当然受到他们的影响，知道《描金凤》《双金锭》这两部书好，知道张如君好，但是好在哪里还体会不出。

电视书场里有张如君和刘韵若演出的《太仓奇案》（即《双金锭》），电视台反复重播，我反复听，已经好几遍了，都不知道好听在哪里。后来我体会到，这样的书一定要“落仔静功”才能听进去。赵孟頫说画“贵有古意，无古意者，虽工无益”。听书也是这样。那个时候书场里或许还有香烟，但没有手机，现在香烟是没了，手机在的地方，好多东西似乎也消失了。

和张老没有接触过，只能作为一名普通听客，讲讲听书和听他书的一点感慨。斯人已去，时代久远，还好自己听过他的书，听过那个年代的书。

一般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第一反应是问几岁了。张如君先生享年九十五岁。

河》走上前：“Bonjour。”我说了句生硬的法语问候，又指指画本，快速用英文说“My Painting”，她会意一笑便麻利在我的本上写下我的名字和她的大名。

次日，我和两位女友林薇和贾茜茜一起观看了法国电影周展映的第一部影片《枕边的男人》。苏菲·玛索主演一个因车祸瘫痪的女子。应聘侍侍她的男护工上任第一天谎称自己几乎是文盲，却被女主人命令从书架上拿下一堆书递给她。她对书名和篇章段落烂熟于心，诗句信手拈来。她用嘴衔一根细木棍翻动书页，从容而坦然，令我们动容。爱神自自然然降临在两个完全不搭的男女头上，海边推轮椅的二画面随着绝美的暮色渐渐远去。意犹未尽，我们异口同声要找地儿交流观感。有点亢奋，满满的愉悦溢满脸颊，像三个追星的小女生。

一点听书事

施之昊